

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

广异记

(唐)戴孚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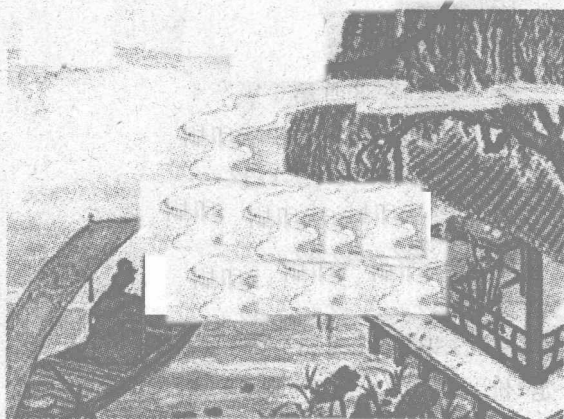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

广异记

(唐)戴孚撰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阿荣

封面设计:肖秋寒

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

广异记

编 著 者 (唐)戴 孚
出 版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
发 行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
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480
字 数 4800 千
印 数 5000
标准书号 ISBN 7-80723-045-2/G·23
总 定 价 1200.00 元(共 50 册)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总序

中国小说，同其它国家、民族的小说一样，亦源于神话与传说。“小说”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《庄子·外物篇》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。”其后历经先秦的古代神话小说、汉晋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、隋唐的传奇小说、宋元的话本小说、明清的章回小说、现当代的白话小说约三千多年的演变与发展。其中以明清时期最为鼎盛，此间涌现了无数的经典传世之作。

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，任何事物都应该是向前发展，后世之物应有于前世之物。然而，此于小说却不完全成立。小说历万世而至今日，却有停滞不前之势。此中原因纷繁复杂，非语言所能详，在此谈几点原因，望读者思之。

历史因素。近代百余年来，国家积弱，屡受欺凌，国民皆为生存而奔劳，岂能安心下来创作和欣赏小说？社稷纷乱或许会造就思想之活跃，但它决然不是蕴育小说之温床。

社会因素。现代社会以经济为中心，现代人太过强调“时间即金钱”。平身静心，不计酬劳、时间创作一部小说，实非吾辈所能为。然任一佳作皆是耗费心血之作。

创作脱离实际。是时，中国小说呈低迷之态，更致使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心感自卑，以为祖宗之物不足以法，遂习于西方，“本、用”皆在此列。然，其不知东西有别，一民族有一民族

之特性与文化氛围，此等岂能学来？时而久之，此辈便觉脑中无物，无所可写，是故尽其凭空捏造之能事，致使文中无物可读。此盖因其不察于生活也。

今日国家昌平，本应是小说复兴之时。故吾辈集先贤遗作些许在此，一为展现先祖之所能，后辈知之不至妄自菲薄；二为重现华夏之正统，今人不再误入迷津。望各位时习之。

本套丛书大多选材于明清小说，内容涵盖侠义、传奇、公案、神鬼、演义等。其中虽非每部都不如四大经典名著一般，人人耳熟能详，然皆亦是历经风雨残存之作。其中人物或悲、或喜；或行侠仗义，或残害黎民；或谦谦君子，或卑鄙小人；或聪明机敏，或鲁莽耿直；人物之命运或饱经罹难，始获幸福；或作恶一生，终得报应；或一身清白，却反遭诬蔑；或作恶多端，却逍遥法外；……不一而足。其中，芸芸众生，栩栩如生；世间万物，杂而不乱，数百年后的读者阅之，亦有历历在目之感。也许这正是当今中国小说之豁缺吧！

此批作品皆先贤所作，古今用语、文字多有不同，以今日之眼光，中有别字在所难免；同时，其皆历经数百年之纷扰，中间或有缺失。为保其原貌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。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“□”相示，段落遗失处标明“缺失”字样。望读者谅之。

编者

目 录

序	(1)
一	(3)
二	(28)
三	(46)
四	(71)
五	(90)
六	(111)
七	(136)
八	(154)
九	(173)
十	(199)

序

予欲观天人之际，变化之兆，吉凶之源，圣有不知，神有不测。其有干元气、汨五行，圣人所以示怪力乱神，礼乐刑政，着明圣道以纠之。故许氏之说天文垂象，盖以示人也。古文“示”字如今文“不”字，儒有不本其意，云“子不语此”，大破格言，非观象设教之本也。大钧播气，不滞一方，祷机为黄熊，彭生为大豕，苾弘为碧，舒女为泉，牛哀为虎，黄母为鼯，君子为猿鹤，小人为虫沙，武都妇人化为男，成都男子化为女，周蛾殉墓十载却活，嬴嫫暴市六日而苏，蜀帝之魂曰杜鹃，炎帝之女曰精卫，洪荒窈窕，莫可纪极。古者青乌之相冢墓，白泽之穷神奸，舜之命夔以和神，汤之问革以语怪，音闻鲁壁，形镂夏鼎，玉牒石记，五图九钥，说者纷然。故汉文帝召贾谊问鬼神之事，夜半前席。志怪之士，刘子政之《列仙》，葛稚川之《神仙》，王子年之《拾遗》，东方朔之《神异》，张茂先之《博物》，郭子横之《洞冥》，类黄门之《稽圣》，侯君素之《精一作旌异》，其中神奥。顾君《真诰》，周氏之《冥通》，而《异苑》，《搜



神》、《山海》之经，《幽冥》之录，《襄阳》之耆旧，《楚国》之先贤，《风俗》所通，《感时》所记，《吴兴》、《阳羨》、《南越》、《西京》，注引古今，辞不票淮海。裴松之、盛弘之、陆道瞻等，诸家之说，蔓延无穷。国朝燕公《梁四公传》，唐临《冥报记》，王度《古镜记》，孔慎言《神怪志》，赵自勤《定命录》，至如李庾成、张孝举之徒，互相传说。谯郡戴君孚，幽蹟最深，安道之胤，若思之后，邈为晋仆射，逵为吴隐士，世济文雅，不陨其名。至德初，天下肇乱，况始与同登一科。君自校书，终饶州录事参军，时年五十七，有文集二十卷。此书二十卷，用纸一千幅，盖十余万言，虽景命不融，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。二子钺、雍，陈其先志，泣请父友况得而叙之。



○徐福

徐福，字君房，不知何许人也。秦始皇时，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。数有乌衔草，覆死人面，皆登时活。有司奏闻始皇，始皇使使者赍此草。以问北郭鬼谷先生，云：“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，生琼田中，一名养神芝。其叶似菰，生不丛，一株可活千人。”始皇于是谓可索得，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，乘楼船入海，寻祖洲不返，后不知所之。逮沉羲得道，黄老遣福为使者，乘白虎车，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，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，俱来迎羲而去。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。又唐开元中，有士人患半身枯黑，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，其人聚族言曰：“形体如是，宁可久耶，闻大海中有神仙，正当求仙方，可愈此疾。”宗族留之不可，因与侍者，赍粮至登州大海侧。遇空舟，乃赍所携，挂帆随风。可行十余日，近一孤岛，岛上有数百人，如朝谒状。须臾至岸，岸侧有妇人洗药。因问彼皆何



者，妇人指云：“中心床坐，须鬓白者，徐君也。”又问徐君是谁，妇人云：“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“此则是也。”顷之，众各散去，某遂登岸致谒，具语始末，求其医理。徐君曰：“汝之疾，遇我即生。”初以美饭哺之，器物皆奇小，某嫌其薄，君云：“能尽此，为再飧也，但恐不尽尔。”某连啖之，如数瓯物，致饱。而饮，亦以一小器盛酒，饮之致醉。翌日，以黑药数丸令食，食讫，痢黑汁数升，其疾乃愈。某求住奉事，徐君云：“尔有禄位，未宜即留，当以东风相送，无愁归路遥也。”复与黄药一袋，云：“此药善治一切病，还遇疾者，可以刀圭饮之。”某还。数日至登州，以药奏闻。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，皆愈。

○仆仆先生

仆仆先生，不知何许人也。自云姓仆名仆，莫知其所由来。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，凡三十余年，精思饵杏丹，衣服饮食如常人，卖药为业一元三年，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，先生过之。滔命男弁为主，善待之。先生因授以杏丹术。时弁舅吴明珪为光州别驾，弁在珪舍。顷之，先生乘云而度。人吏数万皆睹之。弁乃仰告曰：“先生教弁丹术未成，奈何舍我而去！”时先生乘云而度，已十五过矣。人莫测。及弁与言，观者皆愕，或以告刺史李休光，休光召明珪而诘之曰：“子之甥乃与妖者友，子当执。”其舅因令弁往召之。弁至舍而先生至，具以状白。先生曰：“余道者。不欲与官人相遇。”弁曰：“彼致礼，便

当化之，如妄动失节，当威之，使心伏于道，不亦可乎？”先生曰：“善。”乃诣休光府。休光踞见，且诟曰：“若仙当遂往矣，今去而复来，妖也。”先生曰：“麻姑、蔡经、王方平、孔申、二茅之属，问道于余，余说之未毕，故止，非他也。”休光愈怒，叱左右执之，龙虎见于侧，先生乘之而去。去地丈余，玄云四合，斯须雷电大致，碎庭槐十余株，府舍皆震坏，观者无不奔溃。休光惧而走，失头巾。直吏收头巾，引妻子跳出府，因徙宅焉。休光以状闻，玄宗乃诏改乐安县为仙居县，就先生所居舍，置仙堂观，以黄土村为仙堂村，县尉严正海护营筑焉。度王弁为观主，兼谏议大夫，号通真先生。弁因饵杏丹却老，至大历十四年，凡六十六岁，而状可四十余，筋力称是。其后果州女子谢自然，白日上升。当自然学道时，神仙频降，有姓崔者，亦云名崔，有姓杜者，亦云名杜，其诸姓亦尔，则与仆仆先生姓名相类矣。无乃神仙降于人间，不欲以姓名行于时俗乎？”后有人于义阳郊行者，日暮，不达前村，忽见道旁草舍，因往投宿，室中惟一老人，问客所以。答曰：“天阴日短，至此昏黑，欲求一宿。”老人云：“宿即不妨，但无食耳。”久之，客苦饥甚，老人与药数丸，食之便饱，既明辞去。及其还也，忽见老人乘五色云，走地数十丈，客便遽礼，望之渐远，客至安陆，多为人说之，县官以为惑众，系而诘之，客云：“实见神仙。”然无以自免，乃向空祝曰：“仙公何事见，今受不测之罪。”言讫，有五色云自北方来，老人在云中坐，客方见释。县官再拜，问其姓氏，老人曰：



广
异
记

“仆仆，野人也，有何名姓？”州司画图奏闻，敕令于草屋之所，立仆仆先生庙，今见在。

○张李二公

唐开元中，有张、李二公，同志相与，于泰山学道。久之，李以皇枝，思仕宦，辞而归，张曰：“人各有志，为官，其君志也，何作焉！”天宝末，李仕至大理丞，属安禄山之乱，携其家累，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。寻奉使至扬州，途覩张子，衣服泽弊，佯若自失，李氏有哀恤之意，求与同宿，张曰：“我主人颇有生计。”邀李同去。既至，门庭宏壮，俛从璀璨，状若贵人。李甚愕之，曰：“焉得如此？”张戒无言，且为所笑。既而极备珍膳，食毕，命诸杂伎女乐五人，悉持本乐。中有持箏者，酷似李之妻，李视之尤切，饮中而凝睇者数四。张问其故，李指箏者：“是似吾室，能不眷？”张笑曰：“天下有相似人。”及将散，张呼持箏妇，以林檎系裙带上，然后使回去，谓李曰：“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？”李云：“得三百千，当办己事。”张有故席帽，谓李曰：“可持此诣药辅，问王老家，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，彼当与君也。”遂各散去。明日，李至其门，亭馆荒秽，扃钥久闭，至复无有人行踪。乃询傍舍求张三，邻人曰：“此刘道玄宅也，十余年无居者。”李叹讶良久，遂持帽诣王家求钱。王老令送帽问家人：“审是张老帽否？”其女云：“前所缀绿线犹在。”李问张是何人，王云：“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，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。”李领钱而回，重求，终



不见矣。寻还襄阳，试索其妻裙带上，果得林擒。问其故，云：“昨夕梦见五六人追，云是张仙唤搦箏，临别，以林擒系裙带上。”方知张已得仙矣。

○刘清真

唐天宝中，有刘清真者，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。人致一驮为货，至陈留遇贼。或有人导之，令去魏郡。清真等复往，又遇一老僧，导往五台，清真等畏其劳苦。五台寺尚远，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。清真等私议，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，乃随僧还。行数里，方至兰若，殿宇严净，悉怀敬肃。僧为说法，大启方便，清真等并发心出家，随其住持。积二十余年，僧忽谓清真等曰：“有大魔起，汝辈必罹其患，宜先为之防，不尔，则当败人法事。”因令清真等长跪，僧乃含水遍喷，口诵密法，清真等悉变成石，心甚了悟而不移动。须臾之间，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，有所收捕，至清真所居，但见荒草及石，乃各罢去。日晚，老僧又来，以水喂清真等，成人。清真等悟其神灵，知遇菩萨，悉竞精进。后一月余，僧云：“今复将魔起，必大索汝，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，汝俱往否？”清真等受教。僧悉令闭目，戒云：“第一无窃视，败若大事，但觉至地，即当开目。若至山中。见大树，宜共庇之。树有药出，亦宜哺之。”遂各与药一丸云：“食此便不复饥，但当思惟圣道，为出世津梁也。”言讫作礼，礼毕闭目。冉冉上升，身在虚空，可半日许，足遂至地一目，见大山林，或遇樵者，问其地号，乃庐



山也。行十余里，见大藤树，周回可五六围，翠阴蔽日，清真等喜云：“大师所言奇树，必是此也。”各薙草而坐。数日后，树出白菌，鲜丽光泽，恒飘飘而动。众相谓曰：“此即大师所云灵药。”彩共分食之。中有一人，给而先食尽，徒侣莫不愠怒，诟责云：“违我大师之教。”然业已如是，不能殴击。久之，忽失所在，仰视在树杪安坐，清真等复云：“君以吞药故能升高。”其人竟不下。经七日，通身生绿毛。忽有鹤翱翔其上，因谓十九人云：“我诚负汝，然今已得道，将舍汝，谒帝于此天之上，宜各自勉，以成至真耳。”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，仙者不顾，遂乘云上升，久久方灭。清真等失药，因各散还人间。中山张伦。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。

○麻阳村人

辰州麻阳县村人，有猪食禾，人怒，持弓矢伺之。后一日复出，人射中猪，猪走数里，入大门。门中见室宇壮丽，有一老人，雪髯持杖，青衣童子随后。问人何得至此，人云：“猪食禾，因射中之，随逐而来。”老人云：“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，不亦甚乎？”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。前行数十步，至大厅，见群仙。羽衣乌帻，或樽蒲，或奕棋，或饮酒。童子至饮所，传教云：“公令与此人一杯酒。”饮毕不饥。又至一所，有数十床，床上各坐一人，持书，状如听讲。久之却至公所。公责守门童子曰：“何以开门，令猪得出人而不能知？”乃谓人曰：“此非真猪，君宜出去。”因



命向童子送出。人问老翁为谁，童子云：“此所谓河上公，上帝使为诸仙讲《易》耳。”又问：“君复是谁？”童子云：“我王辅嗣也。受《易》已来，向五百岁，而未能通精义，故被罚守门。”人去后，童子蹴一大石遮门，遂不复见。

○慈心仙人

唐广德二年，临海县贼袁晁寇永嘉。其船遇风，东漂数千里，遥望一山，青翠森然，有城壁，五色照耀，回舵就泊。见精舍，琉璃为瓦，玳瑁为墙。既入房廊，寂不见人，房中唯有胡綉子二十余枚，器物悉是黄金，无诸杂类。又有衾茵，亦甚炳焕，多是异蜀重锦。又有金城一所，余碎金成堆，不可胜数。贼等观不见人，乃竞取物，忽见妇人从金城出，可长六尺，身衣锦绣，上服紫绡裙，谓贼曰：“汝非袁晁党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须尔何与，辄敢取之！向见綉子，汝谓此为狗乎非也，是龙耳。汝等所将之物，吾诚不惜，但恐诸龙蓄怒，前引汝船，死在须臾耳，宜速还之。”贼等列拜，各送物归本处。因问此是何处，妇人曰：“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，汝等无故与袁晁作贼，不出十日，当有大祸，宜深慎之。”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，妇人回头处分，寻而风起，群贼拜别。因便扬帆，数日至临海，船上沙涂不得下，为官军格死，唯妇人六七人获存。浙东押衙谢詮之配得一婢，名曲叶，亲说其事。



○石巨

石巨者，胡人也。居幽州，性好服食。大历中，遇疾百余日，形体羸瘦，而神气不衰。忽谓其子曰：“河桥有卜人，可暂屈致问之。”子还云：“初无卜人，但一老姥尔。”巨云：“正此可召。”子延之至舍。巨卧堂前纸榻中，姥径造巨所，言甚细密。巨子在外听之，不闻。良久姥去。后数日，旦有白鹤从空中下，穿巨纸榻，入巨所。和鸣食顷，俄升空中，化一白鹤飞去。巨子往视之，不复见巨，子便随鹤而去。至城东大墩上，见大白鹤数十，相随上天，冉冉而灭。长史李怀仙召其子问其事，具答云然。怀仙不信，谓其子曰：“此是妖讹事。必汝父得仙，吾境内苦旱，当为致雨，不雨杀汝。”子归，焚香上阵。怀仙使金参军赍酒脯至巨室致祭，其日大雨，远近皆足。怀仙以所求灵验，乃于巨宅立庙，岁时享祀焉。

广
异
记



○王老

有王者，常于西京卖药，累世见之。李司仓者，家在胜业里，知是术士，心恒敬异，待之有加。故王老往来依止李氏，且十余载。李后求随入山，王亦相招，遂仆御数人，骑马俱去。可行百余里，峰峦高峭，攀藤缘树，直上数里，非人迹所至。王云：“与子偕行，犹恐不达神仙之境，非仆御所至，悉宜遣之。”李如其言，与王至峰顶，田畴

平坦，药畦石泉，佳景差次。须臾，又至林口，道士数人来问王老，知邀嘉宾，故复相候。李随至其居，茅屋竹亭，潇洒可望。中有学数十人见李，各来问其亲戚，或不言，或惆怅者，云：“先生不在，今宜少留，具厨饭蔬素，不异人间也。”为李设食。经数日，有五色云霞覆地，有三白鹤随云而下，于是书生各出，如迎候状。有顷，云：“先生至。”见一老人，须发鹤素，从云际来。王老携李迎拜道左，先生问王老：“何以将他人来此？”诸生拜谒讫，各就房，李亦入一室。时颇炎热，李出寻泉将欲洗浴。行百余步，至一石泉，见白鹤数十从岩岭下。来至石上，罗列成行，俄而奏乐，音响清亮，非人间所有。李卑伏听其妙音，乐毕飞去。李还说其事，先生问：“得无犯仙官否？”答云：“不敢。”先生谓李公曰：“君有官禄，未合住此，待任毕，方可来耳。”因命王老送李出，曰：“山中要牛两头，君可送至藤下。”李买牛送讫，遂无复见路耳。

○李仙人

洛阳高五娘者，美于色，再嫁李仙人。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。自与高氏结好，恒居洛阳，以黄白自业，高氏能传其法一元末，高李之睦，已五六载，后一夕五鼓后，闻空中呼李一声，披衣出门。语毕，还谓高氏曰：“我天仙也，顷以微罪，谴在人间耳。今责尽，天上所由来唤，既不得住，多年缱绻，能不怆然。我去之后，君宜以黄白自给，慎勿传人，不得为人广有点炼，非特损汝，亦恐尚不利前



广
异
记